

大表妹寻亲六十年 智效民

高路上的新中国 张鸣

前国军上尉的存照与「交代」 锐明

漂泊求学路 余守恺 口述 史卫平 整理

「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 傅国涌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OLD PHOTOS

「老照片」



老照片 百辑封面

一同走来

老照片

第一辑



流浪女工 李新旺
 老教堂 李新旺
 天地经纬的女孩 冯晓梅
 荷塘忆旧 钟敬文
 旧上海的烟霞 潘梓年
 曾有一种“参照” 王蒙
 阿尔伯·肖恩的书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老照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100辑/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474-1496-5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471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40毫米×203毫米

6印张 113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一百辑

目 录

智效民	大表妹寻亲六十年	1
张 鸣	高跷上的新中国	20
薛 原	蒋介石在青岛的一张老照片	24
孙国辉	八分钟的纪实摄影	28
王 道	张充和的未刊老照片	32
锐 明	前国军上尉的存照与“交代”	52
徐 明	一个人的漂泊和落脚	70
陈龙元	父亲的传奇人生	83
曹 虹	忆母亲	93

余守恺 口述 史卫平 整理 飘泊求学路	107
胡振绥 再谈在齐鲁大学的日子	128
邓洪秀 一组知青老照片	138
李义福 六十多年前的合影	146
赵明凡 一次休假探亲的留影	149
柳 谋 从一张毕业证书说起	152
胡 剑 20世纪初：德国人镜头里的中国建筑	157
李 宾 一部尘封的影集	165
傅国涌 “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	174
朱新地 说真话的“老照片”	178
赵 纲 我与《老照片》	182
高振环 老照片：存毁之间	184
冯克力 百姓自己的史述	188

大表妹寻亲六十年

智效民

一、从未听说过的表妹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我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为此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是“与辛亥革命同行——父亲前半生的传奇经历”，其中谈到了父亲智力展与三姨父齐宪孔不寻常的关系。

文章完成后，儿子把它贴在自己的博客里。没过多久，就有人给他打来电话，就齐宪孔提出一系列问题。儿子回答不了他的追问，便把我的电话告诉他。随后，这个人给我打来电话。

他叫王洪光，是山西吕梁地区的森林警察。他说他的母亲是齐宪孔失散六十多年的女儿，如今他母亲已经年近古稀，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找到双亲的下落。王洪光还说，也许是上了年纪，他母亲为此茶饭不思，魂不守舍。

我从来不知道三姨还有一个失散的女儿，所以对于这位突然出现的表妹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当王洪光说出他的母亲叫齐秀梅、姥姥叫增祥凤、大舅叫虎子时，便打消了我的疑问。尽管他们的记忆有些差错，比如把三姨的名字增祥鳳记成增祥

凤，把表哥的小名老虎记成虎子，但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事。

于是，这位表妹为什么会与父母失散六十多年，就成了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因为在电话中说不清楚，再加上年关临近，我将要从北京返回太原过年，所以我和他约好在太原见面。随后，我分别讯问了大哥、二哥，他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这件事。

二、她为什么会与父母失联

2013年1月底，我在太原与王洪光见了面。他说他的母亲



我的姥姥（右一）、姨姥姥（左一）、大姨（右二）、表舅妈（左二）和她的妹妹（左三）。摄于1940年前后。

是1947年1月在山西临汾出生的。大约七八个月以后，因为临汾战事紧迫，所以齐宪孔把他的母亲交给奶妈以后便不知去向。对于齐宪孔这个人，他母亲只知道是个大官，其他的事一概不知。

这位奶妈是山西洪洞县人，她的丈夫是保安团的一个下级军官，当时正在齐宪孔手下服役。她们本来有自己的孩子，但孩子出生后不幸夭折，所以被齐宪孔选中当了奶妈。

齐宪孔离开临汾时，给奶妈留下一个字条，让他们靠这张条子领取救济。这张字条还真管用，后来齐宪孔派人回来寻找孩子，但因为奶妈与孩子有了感情，就说了瞎话，没有把孩子交出去。

为了弄清楚这段历史，我查了一下有关资料。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职官人物志》记载，齐宪孔于1947年5月至1948年1月任山西省第十二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1月转任第一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十二区下辖临汾、洪洞等七个县，所以大表妹与父母失散，应该是齐宪孔在第十二区任上的事。

1949年政权更迭以后，大表妹被带到妈妈的老家山西汾阳。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奶妈才把实际情况告诉了她。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齐宪孔早已不在人世，而她的母亲正在忍受着命运的煎熬。

王洪光与我见面以后，根据我所提供的线索，很快在太原市上兰村找到我三姨的两个女儿，大表妹也总算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随后他给我带来几张三姨保存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极其珍贵，因为那上面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姥姥。

三、她爷爷是山西辛亥革命的元老

我小时候对齐宪孔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对于他和他们家的事，还略知道一二。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父亲写过一篇文史资料，其中两次提到三姨父的名字。第一次说他是二战区政治部的组长，第二次说他是梁化之的亲信。抗日战争时期，二战区政治部是统率山西新军（包括决死队、工卫队、政卫队、暂一师、保安旅等作战单位）的机构，政治部主任由梁化之担任。所谓新军，是与阎锡山的旧军队即晋绥军相对而言的。当时在政治部下面设三个“课”，后来改“课”为“组”，所以组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也是梁化之的亲信。

另外，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父亲为了求学，一个人从老家山西省定襄来到省城太原，曾经在三姨父家开的一个店铺里打工。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讲过这段经历。他说当时因为生活所迫，就在太原市府西街的一家店铺里当小伙计，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功课。在此期间，他承担了店里所有的脏活累活，就连老板娘的洗脚水也要他给准备。当时正好是寒冬腊月，父亲手背上布满冻裂的口子，疼得要命。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家店铺的老板就是齐宪孔的父亲齐宝玺。据《山西辛亥革命人物传》介绍，齐宝玺字印卿，是定襄县龙门村人。他1902年进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1905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并加入了同盟会组织。1907年回国后，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并投身于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他当选为山西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1914年，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

受到当局通缉，遂逃往天津避难。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卖掉太原一个宅院，与妻、女住在太原府西街的“五友号”酿造厂的一间厂房里（参见《山西辛亥革命人物传》第263—264页，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1版），我猜测这个“五友号”酿造厂，很可能就是当年父亲打工的店铺。



我父亲担任市分会主任时的留影。

齐老先生晚年是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当时我父亲在山西省政协工作，与文史馆在一个大院里办公，我们家就住在后面的家属宿舍。我记得每逢文史馆开会，至少有几十位老先生前来参加，那须发皆白、颤颤巍巍、扶杖而行的场面颇为壮观，我不知道齐老先生是不是也在里面。

四、父亲与齐家的不解之缘

那么，齐家公子齐宪孔又怎么会成了我的三姨父呢？这还要接着“五友号”往下说。

经过认真准备，我父亲于1927年考入了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学生很穷，所谓“国民师范，拉洋车的一半”，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二是参加革命的多，比如徐向前、程子华、薄一波、王世英等人，都毕业于这

所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太原市的学生也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抵抗。在此期间，我父亲以纠察队队长的身份，组织同学们参加这一运动。不幸的是，在这次运动中，有一个名叫穆光正的学生在人群里中弹身亡。这场血案迫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撤离山西，也促成已经在中原大战中下野的阎锡山东山再起。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12月18日，所以称为“一二·一八”血案，事件本身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大约在1932年，我的父亲与定襄龙门村的齐迎芳结婚。齐女士也是国民师范的学生，结婚怀孕以后，她不愿意被别人看出，便不仅把肚子勒紧，还尽量减少饮食，结果大大影响了胎儿的发育。父亲是独生子，奶奶将这个孩子视为至宝，为此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听奶奶说，大哥出生以后，他的母亲不想要他，天天闹着要出去参加革命。父亲是个孝子，他说服不了妻子，只好选择了协议离婚。

齐女士离婚以后，跟随薄一波走上了革命之路。新中国以后，她被分配到一机部工会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曾经被贬回山西降级使用。她后来有过好几次婚姻，但时间都很短，其中既有地位显赫的将军，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工人。这些事是大哥在上世纪50年代初听薄一波讲的。大哥说他的母亲脾气不好，一生坎坷，这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

五、父亲与“少东家”成了连襟

1932年暑假，父亲经山西国民师范校长冯司直介绍，在太

原绥靖公署的梅山会议厅参加过几次阎锡山举办的讲座。当时阎锡山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比如在经济方面，他认为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向民众发放“物产证券”，就可以避免流血的阶级斗争，从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父亲对这一理论比较认同，并开始关注阎锡山的思想体系。

第二年父亲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又经过冯校长的介绍，找到了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梁化之。当时阎锡山为了吸引人才，专门拨出经费支持青年的团体活动。于是父亲与几个同学成立了太原植社，并从梁化之那里领到了三百元开办费和每月一百五十元的津贴。他们用这笔钱开了个图书馆，还办了一份刊物。

1936年，阎锡山把山西的几个青年团体合并起来，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他自任会长，让梁化之担任总干事，这样一来，梁就成了山西青年运动的领导人。

这一年夏天，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了“暑期健身团”，对抗日青年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山西受到当局支持，所以北平学生在“一二·九”运动退潮以后，便纷纷来到太原。在这种形势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9月在太原成立。随后，薄一波接受阎锡山邀请回到山西，与梁化之共同主持牺盟会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我父亲虽然已经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但是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牺盟会的各项活动之中。

就在这时，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婚后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于是父亲投笔从戎，担任了阎锡山警卫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新婚不久的母亲只好跟随我的爷爷奶奶加入了逃难队伍。

1939年初，由于长期抗战的局面基本形成，于是我父亲将

母亲从陕西汉中接回来，住在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陕西宜川的秋林镇附近。当时母亲听说姥爷和姥姥相继去世，而三姨又是单身一人，所以就把三姨从太原接过来。后来三姨与齐宪孔结了婚，于是父亲与当年的“少东家”，便颇有戏剧性地成了连襟。

六、阎锡山手下的少壮派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后，牺盟会和决死队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全部脱离第二战区作战序列。这样一来，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十几万新军便损失殆尽。当时我的父亲认为阎锡山是坚持抗日的，所以他觉得晋西事变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分裂行动。基于这一认识，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决死二纵队的韩钧率先反对阎锡山是一种盲目的冒险行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梁化之看了以后，将这篇文章印发各地，以便消除影响，扭转局面。

晋西事变以后，我的父亲被派到“民大”工作。“民大”的全称是民族革命大学，它是1938年在山西临汾成立的，校长由阎锡山兼任，梁化之是办公厅主任。民大成立之初，被誉为“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出任副校长，此外，哲学家杨献珍、杜任之，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或参与学校创办，或担任重要职务，丁玲去延安之前也在民大逗留过。

父亲到了民大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人想到延安去。为了尊重他们的意愿，便给这些人开了路条，又送走一百多人。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满，他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了陕西韩城。



我三姨和他的儿子老虎。摄于1947年前后。



据母亲说，这是我出生四十天时的留影。

“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纷纷找我父亲调查“薄一波叛徒集团”的材料，当时我觉得如果父亲在晋西事变后参加革命，那我就不是“黑五类”而是“红二代”了。所以我问父亲：“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延安？”父亲平静地对我说：“如果我去了延安，一来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二来也不会有你们姊妹几个。”

1941年下半年，阎锡山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并作出将要返回太原的姿态。为此，我父亲率领民大师生举行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武装起义。但由于内部出了叛徒，这次起义归

于失败，他也差一点掉了脑袋。

前有晋西事变，后有民大起义，致使以梁化之为首的“文人集团”和少壮派在阎锡山面前一度失宠，也使二战区进入了以王靖国为首的“军人专权”时代。1943年，阎锡山为了让梁化之东山再起，任命他为同志会驻会高干，全面负责二战区的政治工作。我父亲在《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一文中说：在此期间，梁的“亲信齐宪孔、原战工团团长赵中枢，分别担任了汾西、灵石两县的县统委会主任。……这样，梁化之二次登台以后，便以特务起家，成为二战区的一个中心人物了。”（《山西文史资料》第十辑第20页，1964年第1版）由此可见，梁化之的“特务活动”，与晋西事变有密切关系。

七、抗战胜利后重返太原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成立二战区司令部“随部工作团”，准备返回太原并对当地市民进行慰问。该团由梁化之兼任主任，我父亲担任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参加“随部工作团”的有民大和进山中学等单位的干部学生。工作团任务完成后，我父亲担任了同志会太原市分会（简称市分会）主任。

这个“同志会”与上述自强救国同志会不是一回事，它是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成立的一个政党性质的组织，全称叫民族革命同志会。所以，太原市分会主任这个职务要比市长更重要。

在市分会里，有两个人特别能干。一个叫李健吾，另一个叫张颌。这个李健吾是位女性，当时她是市分会妇女工作部的负责人。1948年太原被包围之前，我们家除了父亲之外全去了北平。听母亲说，当时她去故宫参观或上街购物，已经两岁



我和李健吾阿姨1948年摄于北平。

的我总是闹着要人抱，若不是健吾阿姨帮忙，真是无法应付。1949年以后李健吾留在北京，一直在民盟中央机关工作。她结婚很晚，好像没有儿女。十几年前我从太原到北京看她，她已经卧病在床，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至于张颌，有必要多说几句。听母亲说，我小时候他经